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讀書雜誌

(七)

王念孫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 書 雜 誌

(七)

王念孫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書雜誌

漢書第十五

西域傳

三百餘里 三百里

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戴先生水地記曰。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百一十八里。陽關在縣西六里。壽昌本漢龍勒縣地。今安西府西百五十里有壽昌城。鹽澤去玉門千三百餘里。前後書皆脫去千字。念孫謹案郭璞西山經注及爾雅音義引漢書見釋水皆無千字。蓋後人據漢書刪之也。漢紀孝武紀作去陽關三千餘里。卽千三百餘里之誤。水經河水注作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以二書考之。則漢書原有千字明矣。又案廣袤三百里本作廣袤三四百里。謂澤之廣袤不能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水經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書刪之。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七引水經注作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三字。然據此知水經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長三四百里。西山經注及通典州郡四竝作廣袤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禹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爾雅釋水疏竝引作廣袤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四字明矣。

焉者

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者。念孫案景祐本無者字。是也。焉字絕句。焉下者字。則後人妄加之也。大宛康居奄蔡皆在蔥嶺之西。自都護治所西至大宛四千三十一里。至康居五千五百五十里。又自康居西北至奄蔡可二千里。並見下文故曰西踰蔥嶺出大宛康居奄蔡也。若焉者則在蔥嶺之東。且在都護治所之東北四百里。亦見下文豈得云西踰蔥嶺出焉者乎。漢紀孝武紀後漢書西域傳通典邊防七焉下皆有者字。此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耳。通鑑漢紀十二無者字與景祐本同。則北宋本尙未誤也。故知諸書內者字皆後人所加。

得職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胡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忽。爲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念孫案胡解職字亦未了。職非職事之職。職猶所也。言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誅。西域諸國皆不敢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者皆得其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伍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景紀曰。令亡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弱。不失其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趙廣漢傳曰。廣漢爲京兆

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彼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是其證。高五王傳。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鹽鐵論輕重篇。衆人未得其職。

孔道

嵯羌國。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孔道猶言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經。孔德之容。河上公注曰。孔。大也。太玄。湏次五曰。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孔字亦作空。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是也。說文曰。孔。通也。故大道亦謂之通道。今俗語猶云通衢大道矣。

山國 脫四字

鄯善國王治扞泥城。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念孫案山國當作墨山國。寫者脫墨字耳。漢紀及後漢書西域傳。作山國。皆後人依顏本漢書改之。水經河水注曰。扞泥城西北去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上文云。都護治烏壘城。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本傳孰是。未知。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皆本此傳。墨山。山名也。因以爲國名。若但云山國。則不知爲何山矣。而師古云。此國山居。故名山國。則曲爲之說也。又下文山國王。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山國亦當作墨山國。墨山國王下。當有治墨山城四字。水經注曰。墨山國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亦本此傳。是國與城皆以墨山得名。墨山國王治墨山城。猶上文之皮山國王治皮山城也。寫者脫去墨字。及治墨山城。

四字而師古遂云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也亦是曲說。

依耐國王治 難兜國王治

依耐國王治念孫案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城此依耐國王治下不言某城者闕文也下文難兜國王治同。

盧城

無雷國王治盧城念孫案此本作無雷國王治無雷城猶之且末國王治且末城精絕國王治精絕城也。隸書盧字作靈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譌作盧。周官職方氏其浸盧維鄭注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又脫無字耳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八引此正作無雷城。

好治食

織罽刺文繡好治食念孫案治食二字義無所取。通典邊防八治作理避高宗諱也則唐本漢書已誤作治漢紀作好酒食是也下文大宛俗著酒義與此同今本酒作治者涉上文治園田治宮室而誤。

市列

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通典同念孫案市列上脫有字則文不成義漢紀作有市肆肆卽列也。

鎖

後軍候趙德使鬬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殺副已下七十餘人。念孫案琅當上本無鎖字。乃後人誤取注文加之也。古者以鐵連環係罪人。謂之琅當。說文作銀鑄。云瑣也。琅古鎖字。琅當德。卽鎖德也。故師古云琅當長鎖也。不得又於琅當上加鎖字。又王莽傳以鐵鎖琅當其頸。鎖字亦後人所加。琅當其頸。卽鎖其頸。不得又加鎖字。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引王莽傳有鎖字。則所見本已誤。白帖四十五引作以鐵琅當其頸。無鎖字。

所以爲

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念孫案上爲字。涉下爲字而衍。

悔過來

前親逆節。惡巢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念孫案悔過來。本作悔過來順。順字與上文逆字相應。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通鑑漢紀二十二已與今本同。後漢書西域傳注引此正作悔過來順。

大馬爵

安息國有大馬爵。念孫案爵上亦有大字。而今本脫之。則爲不詞矣。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此正作有大馬大爵。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竝同。

書革

書革旁行爲書記。念孫案上書字本作畫。胡脈反。謂畫革爲字。而旁行之。以爲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此是釋旁行爲書記五字。非釋書革也。今作書革者。卽涉下文書記而誤。漢紀通典作書革。皆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史記大宛傳作畫革。索隱曰。畫音獲。引韋昭漢書注爲解。不言漢書作書革也。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漢書正作畫革。水經河水注同。

月氏

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念孫案月氏下脫王字。當依張騫傳補。

皆絲漆

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念孫案皆本作無。無絲漆。不知鑄鐵器。皆言其與中國異也。今作其地皆絲漆者。涉上文其人皆淡目而誤。通典邊防八。正作無絲漆。

相接

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念孫案相字後人所加。此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接上皆無相字。則此亦當然。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竝作南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

以肉爲食

穹廬爲室。旃爲牆。以肉爲食。今酪爲漿。念孫案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以上下文皆八字爲句。而此句獨

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爲室旃爲牆。肉爲食酪爲漿。皆相對爲文。不得獨於肉上加以字也。太平御覽樂部八所引已誤。北堂書鈔樂部二。藝文類聚樂部三。文選荅蘇武書注。所引皆無以字。

采繒

賜金二十斤。采繒念孫案下文。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則此文采繒下。亦當有匹數。而今本脫之也。

烏孫男女

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念孫案烏字涉上下文烏孫而衍。孫男女三人者。公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孫上不當有烏字。下文公主卒。三孫畱守墳墓。是其證。漢紀有烏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無烏字。

不可乏

食宜給足。不可乏。念孫案此承上文而言。既有美田。可以種穀。又以錐刀黃金采繒。易穀於他國。則食宜給足。不乏也。不乏二字之閒。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穀而衍。日知錄云。不可乏。當作可不乏。非也。既言宜給足。又言可。不。乏。則文義重複。

匈奴困敗

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通典邊防七同念孫案匈奴上有曰字。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曰者衆人之言也。大過九五象傳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衆人皆曰。匈奴必困敗矣。漢紀孝武紀有曰字。

卦諸將

卦諸將。貳師最吉。通典同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念孫案師古所說。於文義不順。卦當作卜。言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下文云。卜漢軍一將不吉。卽其證。今作卦者。涉上下文卦字而誤。漢紀正作卜。

狐胡 車師柳谷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念孫案國名無上下二字同音者。狐胡當依太平御覽所引作孤胡。四夷部十八字之誤也。孤胡龜茲皆國名之疊韻者。龜茲應劭音邱慈案古讀邱如欺又案孤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無師字。

表河曲

迺表河曲。列四郡。念孫案曲當爲西字之誤也。武帝所開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在河西。故云表河西。列四郡。食貨志云。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霍去病傳云。開河西酒泉之地。後漢書西羌傳云。武帝開河西。列置四郡。皆其證。四郡非在河曲中。不得言表河曲也。漢紀

孝武紀作河曲。乃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典邊防八。太平御覽四夷部十三。引此贊竝作河西。

犀布

故能睹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郡。念孫案犀布連文。殊爲不類。布當爲象。象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故象譌作布。犀象瑋瑁。皆兩粵所產。故曰睹犀象瑋瑁。則建珠崖七郡也。下文云。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正與此犀象瑋瑁相應。則當作象明矣。太平御覽珍寶部六。引此已誤作犀布。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引此竝作犀象。

外戚傳

適

適稱皇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念孫案此文本作正。適稱皇后。後人以適卽是正。故刪去正字。案大雅大明傳曰。紂殷之正適也。初學記儲宮部。引白虎通義曰。周以天子之正嫡爲王后。秦稱皇后。漢因之。是古書多以正適連文。後漢書皇后紀注。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後漢書皇后紀論注。藝文類聚后妃部。初學記中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及十一。引此竝作正。適稱皇后。通典職官十六同。

充依視千石 良人視八百石

八子視千石。充依視千石。念孫案充依不當與八子同視千石。當依漢紀作充依視九百石。此涉上千石。

而誤。文選注太平御覽引此皆誤。又下文七子視八百石。良人視八百石。案良人亦不當與七子同視八百石。當依漢紀作良人視七百石。此亦涉上八百石而誤。御覽引此亦誤。文選注引此。正作視七百石。

誅之

乃召趙王誅之。念孫案誅之上有欲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此時趙王尚未至。不得遽言誅之也。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欲誅之。漢紀同。

脫三字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尙帝姊魯元公主。有女。念孫案此文本作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敖尙帝姊魯元公主。有女。今本脫女也。敖三字。則上下文義不貫。此因兩數字相亂而脫去三字。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有女也。敖三字。又皇親部十一。人事部百三十五。引首二句。皆有女也二字。

卽爲所爲

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所爲。師古曰。爲其所爲。謂所生之母也。竝音于僞反。念孫案兩爲字。皆讀平聲。爲所爲者。謂爲變也。爲變者。殺呂后以報母仇也。故下文云。太后恐其作亂。史記作我壯卽爲變。尤其明證矣。若讀爲爲去聲。而云爲所生之母。則詞不達意。

觀津

寶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念孫案地理志：觀津屬信都，不屬清河。

逃匿

女逃匿。念孫案：逃匿下有牀下二字。而今本脫之。太平御覽封建部五引此，正作女逃匿牀下。續史記外戚世家亦云：女亡匿內中牀下。

吐棄我意

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句吐棄我意，句尙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念孫案：吐棄上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有吐棄我意。漢紀同。

元始

元始三年生昭帝。念孫案：元始當依景祐本作大始。

鉤弋

聞魯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念孫案：鉤弋下原有子字。上文云：生昭帝，號鉤弋子。下文云：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皆其證。今鉤弋子亦然。對上句堯十四月而生言之。下句云：迺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其所生者，鉤弋子所生也。脫去子字，則上下句皆不可通矣。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已脫子字。漢紀孝武紀有子字。

恐事急

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卽以狀具語光。念孫案急上本無事字。恐急者。既恐且急。猶言惶遽耳。言顯既恐且急。卽具以毒殺許后之事告光也。霍光傳。霍山謂顯曰。聞民間譴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文義正與此同。後人不達。而於急上加事字。失其旨矣。景祐本及漢紀孝宣紀。通鑑漢紀十六。皆無事字。

署衍勿論

其後奏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胡三省曰。據霍光傳。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之於帝邪。李說爲是。

成君

旣使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治入宮具。念孫案成君上脫女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女成君。

禁闔局

應門閉兮禁闔局。師古曰。局。短闕也。念孫案局亦閉也。淮南主術篇。中局外閉。亦以局閉對文。

銅沓冒

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沓冒其頭也念孫案冒字涉注文而衍景祐本無冒字是也冒卽沓也注訓沓爲冒則正文無冒字明矣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藝文類聚居處部一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引此皆無冒字漢紀及續列女傳亦無

不使

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念孫案注說稍迂余謂爾雅曰使從也不使卽不從也管子小匡篇曰魯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史記龜策傳曰大將不彊卒不使令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曰將帥不親士卒不使不使皆謂不從

妬媚

譚汧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念孫案妬媚二字義不相屬媚當爲媚鄭注大學云媚妬也五行志桓有妬媚之心史記五宗世家王后以妬媚不常侍病黥布傳贊妬媚生患皆其證隸書眉或作眉見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與冒相似故書傳中媚字或譌作媚顏氏家訓已辯之

富平侯家

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念孫案家下當有人字富平侯卽張放故帝與放俱而稱富平侯家人也脫去人字則文義不明五行志正作稱富平侯家人

六人

鄭氏傳侯者凡六人。念孫案六當爲四。此涉下文六人而誤。四人者。一傳喜。二傳晏。三傳商。四鄭業也。
並見上文。五行志注引此正作四人。

元后傳

西白虎

土山漸臺。西白虎。宋祁曰。浙本西字上有象字。今本上。念孫案浙本是也。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放效二字。正釋象字。且此歌以四字爲句。脫去象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下文曰。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似類亦象也。水經渭水注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六。引此皆作象西白虎。漢紀同。

戶青瑣

殿上赤墀。戶青瑣。念孫案戶下原有下字。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皆相對爲文。今本脫下字。則句法參差矣。藝文類聚產業部。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皆有下字。

漢高祖

初漢高祖入咸陽。念孫案高祖上不當有漢字。此涉下文漢傳國璽而衍。北堂書鈔儀飾部二。太平御覽